

夏目漱石

在那個被期許向明而治的時代
你用大亨的筆觸以正日本文壇
沒有汨濫的騷氣 沒有造作的矯情
「文豪」一詞已不足定義你畢生之姿

你說
運智會鋒芒畢露
溺情而隨波逐流
執見則寸步難行
於是
「人世難居」成了你對紅塵所筆記的唯一註腳

遇見那隻無名怪〈貓〉
了悟才子死於才 智者敗於智的天大玩笑

不同〈少爺〉般風流倜儻
率性所付出的代價往往是淚水與無奈交雜

〈草枕〉上稍縱即逝的春夢一場
讓你願意停止呼吸的美總使人無處安放

道德俗念下的人〈心〉之花
念茲在茲 不待風吹卻自行落下

旭日東昇之時
灼眼的紅是你內心燃燒的自我
帝國崛起之際
衰弱的不只精神更是你與生難違的本性

所以
你什麼都不做
只在人們仰望群星卻遺忘明月間
一語道破

「今晚夜色真美」